

DIANA GABALDON



OUTLANDER

[美] 戴安娜·加瓦尔东 著

徐嘉妍 译

异乡人

4

被困的蜻蜓

D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异乡人

4

被困的蜻蜓

DRAGONFLY IN AMBER

[美]戴安娜·加瓦尔东 著
徐嘉妍 译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异乡人. 4, 被困的蜻蜓 / (美) 戴安娜·加瓦尔东著;
徐嘉妍译.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6.10
ISBN 978-7-5500-1956-0

I. ①异… II. ①戴… ②徐…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255726号

江西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14-2016-0313

Dragonfly in Amber by Diana Gabaldon

Copyright © 1992 by Diana Gabaldon

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Baror International, Inc., Armonk, New York, U.S.A.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6 by Beijing Xiron Books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本简体中文版翻译由台湾远足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大家出版) 授权

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址 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1期A座20楼 邮编: 330038
电话 0791-86895108 (发行热线) 0791-86894790 (编辑热线)
网址 <http://www.bhzwy.com>
E-mail bhzwy0791@163.com

书名 异乡人. 4, 被困的蜻蜓
作者 [美] 戴安娜·加瓦尔东
译者 徐嘉妍
责任编辑 臧利娟 周振明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张 12.25
字数 328千字
版次 2016年11月第1版
印次 2016年11月第1次印刷
定价 38.00元
书号 ISBN 978-7-5500-1956-0

赣版权登字: 05-2016-341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 可联系调换。质量投诉电话: 010-82069336

目录



CHAPTER 01
重返拉里堡
2

CHAPTER 02
回忆的召唤
14

CHAPTER 03
大丰收
26

CHAPTER 04
情同手足
33

CHAPTER 05
邮差总按两次铃
48

CHAPTER 06
月下泪光
54



CHAPTER 07
普雷斯頓潘斯
70

CHAPTER 08
荷里路德宮
136

CHAPTER 09
与魔鬼交易
169

CHAPTER 10
亲族羈絆
188

CHAPTER 11
狐狸的老巢
196

CHAPTER 12
先知的诅咒
221

CHAPTER 13
最新情报
236

CHAPTER 14
福尔柯克之战
248

CHAPTER 15
意外迭生
262

CHAPTER 16
姓兰德尔的都应该死
300

CHAPTER 17
死亡的忧惧
311



CHAPTER 18
故事谜团
340

CHAPTER 19
狩猎女巫
358

CHAPTER 20
眼见为凭
377



Part 01

“我回家了。”

CHAPTER 01

重返拉里堡

图瓦拉赫堡是一座圆柱形的古代石堡，建于数百年前，耸立在庄园后的山坡上，庄园里的人称其为“拉里堡”，据我所知，它的意思是“懒惰的石堡”。我不明白这个称呼的由来，就像我不能理解为什么这座圆形石堡又叫作“面北之塔”。

“圆形的塔要怎么面北，它又没有塔面？”我问。我们正缓缓走下一道布满石楠和花岗岩的长斜坡，领着一列马匹，脚下的羊肠小径是红鹿在松软的土地上踏出来的。

“堡上有门，门面向北方。”詹米理所当然地说。山坡很陡，詹米走的时候脚步踏得很深，还一边发出嘶声，以带领后方的马群。我前方的马的结实的后腿肌肉突然绷紧，脚步也从原本小心跨步改成试探性的小碎步，每一步都在湿地上滑出几英寸，才小心翼翼地迈出另一步。这批马购于因弗内斯镇，身形高大俊逸，或许结实的高地小马更适合在陡坡上工作，不过这批母马是用来繁殖而非工作的。

“好吧，说得过去。那拉里堡呢？为什么叫懒惰的石堡？”我一边小心踏过横越小径的涓涓细流，一边问道。

“堡有点倾斜。从我们住的地方看不太清楚，不过如果站在西边，就会发现塔堡有点倾向北方。如果从堡的顶层站在门上方透过墙上隙缝

往下看，会看不到下方的墙壁，因为堡是斜的。”詹米答道。他这时正低头专心探索安全的落脚之处，我看着他的后脑勺，午后吹上山坡的微风卷起他几缕红铜色的鬃发，在帽顶飞扬。

“我想十三世纪时应该没有人知道铅垂线是什么吧！堡到现在都没倒，真了不起。”我说。

“噢，它倒过几次，那里的人又把堡推回去，或许就是这样才能有点斜。”因为风势增强，詹米回答时稍微提高了音量。

“看到了！看到了！”背后传来菲格斯兴奋的尖叫声。菲格斯体重轻，可以骑在马背上，马载着他走不难，稍微难站稳而已。

我回头看见菲格斯跪在马鞍上，兴奋地动个不停。他身下的栗色母马算是温顺而又有耐性的，虽然嘴里不断咕哝着发牢骚，却还是耐着性子没把菲格斯掀到满地的石楠丛里。自从菲格斯在法国的阿尔让唐骑过佩尔什雄马驹，就不放过每个可以爬上马背的机会。詹米半是好笑、半是出于同为爱马人的理解，也就纵容他，骑过巴黎街道时让他坐在自己背后，也任他不时爬上杰拉德的拉车马。拉车马体形魁梧，而且就算菲格斯又踢又叫，它们也只是茫然地掀掀耳朵。

我抬手遮阳，往菲格斯指的方向看去。他说得没错，从马背上较高处望去，会先看到坐落在山丘上的深色古代石堡。样式较新颖的庄园建筑在下方，搭建用的石块涂了白色粗灰泥，在周遭田野一样反射着阳光的背景下，比较不容易看见。庄园建在大麦田斜坡上的一处空地上，田边种了一排防风树，更稍微挡住了我们从这儿望去的视线。

我看到詹米抬起头，定定望着拉里堡家园下方的农田。他站着不发一语，动也不动，但我看到他抖擻肩膀，挺起胸膛。风吹起他的头发，吹开苏格兰披肩的褶皱，他仿佛一只快乐的风筝，在空中飞扬。

此情此景，让我想起当时船只鼓起风帆，驶过岬角，离开勒阿弗尔港开往航道的情景。我站在码头尾端，看着人潮喧闹及航运贸易的往来。高声鸣叫的海鸥在桅杆间俯冲，声音响亮刺耳，一如水手的呐喊。

当时杰拉德站在我身边，心平气和地看着海洋承载的财富来来往往，其中有些财富是属于他的。他拥有的其中一艘名叫“波西娅”的船，便是要载我们去苏格兰的。詹米说过，杰拉德所有的船都是以他的情妇的名字命名的，船头饰像也是照着情妇的样貌雕刻。我眯着眼迎风看着船首，想确定詹米是否在开玩笑。如果詹米所言不假，那我想杰拉德应该偏好丰满的女人。

“我会想念你们的。”杰拉德说。这是他半小时内说的第四次了，他看起来真的很不舍，连原本逗趣的鼻子现在看起来也没平常那么又翘又乐观了。由于他的德国之行十分顺利，他在骑马装的领巾上别了一颗大钻石，外搭着华贵的深绿色天鹅绒大衣，大衣上还缝着银纽扣。

杰拉德摇摇头说：“哎！好了，虽然我想将美丽的女士留在身边，但我实在不能剥夺她重返故乡的喜悦。或许改天我会去拜访你们，我好久没有去苏格兰了。”

“我们也会想念你的。”我真诚地说。我也会想念其他人，像是路易斯、赫德嘉嬷嬷、格斯特曼先生，但最舍不得的还是雷蒙师傅。我等不及要回到苏格兰，回到拉里堡。至于巴黎，我一点也不怀念，也完全不想再碰到某些人，比如法国的路易国王。

我也不想再看到查尔斯·斯图亚特。小心探查过巴黎的詹姆斯党人后，詹米一开始的猜想被证实了。因为查尔斯王子吹嘘他的“大冒险”而燃起的一丝希望，最终也消逝了，尽管有些人忠诚地拥戴詹姆斯国王，顽固地坚信宝座属于詹姆斯国王，但他们也找不到什么行动机会。

我想，就让查尔斯王子安于流放的生活吧！我们的任务也结束了，要回家了。

冷冰冰的苏格兰口音这时在我耳边响起：“行李全都搬上船了，船长也请你们准备动身，我们要趁着潮汐出航。”

杰拉德转身看着默塔，然后朝码头后方左右看了看。“那个小伙子在哪里？”他问道。

默塔抬头朝码头后方示意道：“在小酒馆，醉翻了。”

我之前很好奇詹米打算如何安然渡过英吉利海峡。黎明时他看了一眼云彩低垂、漫天通红的天空，明白航行途中可能有暴风雨，便起身去找杰拉德，之后就不见人影了。我顺着默塔所指的方向看去，看到菲格斯坐在酒馆门外的木桩上，显然是在站岗。

刚开始杰拉德难以置信，后来知道他侄子晕船，便咧嘴笑了。他说：“这样啊，希望我们去叫他上船的时候，他还没醉倒，不然要把他抬过舷梯可就头痛了。”

“他为什么跑去喝酒？”我问默塔，语气有点恼怒，“我跟他说过我有鸦片酊，这样昏过去可比喝酒快多了。”我一边拍着丝绒提袋一边告诉默塔。

默塔只眨了一下眼睛说：“得了，他说就算会宿醉头痛，他也宁可头痛。而且，威士忌喝起来可比你那黑黑的怪东西好多了。”他用下巴朝我的提袋一指，然后才转身朝杰拉德说：“想一起把他搬上船的话就来吧！”

在波西娅号的前舱，我坐在船长的铺位上看着海岸线稳定地起伏，逐渐退后，而詹米的头就枕在我的膝上。他一只眼睛睁开一条缝，往上看着我。我把他汗湿的红发从眉头上拨开。麦酒和威士忌的香气在他身上缭绕不去。

“你在苏格兰醒来的时候会痛不欲生的。”我和他说。

他睁开另一只眼睛，先是打量着在木质天花板上舞动的波光，接着双眼注视着我，我仿佛看进一潭清澈的蓝色深水。“外乡人，现在的地狱和以后的地狱让我选，我会选以后的地狱，绝无例外。”他一字一字清楚地说完，便闭上了双眼，轻轻打了个嗝。他修长的身躯放松了下来，随着海水摆动，自然摇晃。

马儿也等不及了，它们似乎感觉到马厩和食物就在不远处，稍微加

快了步伐，抬起头竖起耳朵期待着。

我骑着马走在前面，想着终于得以梳洗享用热食，突然马蹄一滑，急刹停步，扬起的红色尘土直埋到马蹄上方的球节^①。马儿猛甩头，鼻子大力喷着气。

“姑娘，怎么了？蜜蜂飞到鼻子上了吗？”詹米赶紧翻身下马抓住我骑的灰色母马的缰绳。我感觉到身下的马背传来阵阵抽搐，于是也下了马。

“它怎么了？”我好奇地凝视这匹母马。它不顾詹米抓着缰绳，只是甩着鬃毛频频后退，两眼圆睁。其他的马仿佛感染到它的不安，也跺蹄骚动起来。

詹米朝后方空荡荡的路上快速一瞥。“它看到东西了。”

菲格斯从他的短马蹬上立起身，举手遮着阳光，朝母马后方看去。他放下手，看着我耸了耸肩，我也朝他耸耸肩，我看不出有什么东西让母马这么恐惧。四周路上与田野一片空荡荡，成熟的麦穗沐浴在暮夏的阳光里，最近的小树林离我们也有百码之遥。中间有座小石堆，或许是倒塌的烟囱遗迹。这片土地上几乎没有狼群出没，即使有狐狸或獾，这么远的距离也不会吓到马。

詹米放弃哄马儿前进，于是领着它绕了个半圆。它顺从地跟着，回头往来路走去。詹米打手势让默塔领其他马离开后，便爬上马鞍，身体前倾，一只手抓住母马的鬃毛，让它慢慢往前走，同时在马耳边轻声细语。母马脚步有点迟疑，但并不抗拒，一直走到先前停下来地方，便拒绝再举步。接着它发起抖来，说什么也不肯再往前走。

“好吧，随你了。”詹米叹口气说。他掉转马头，让母马往田野方向走去，橙黄的麦穗刷过马肚蓬乱的毛发。我们走在马后方赶它们穿过田野，马群不时停下来嚼一口田里的大麦。

① 有蹄动物的腿下部、蹄上方的圆鼓关节处。

刚过丘顶，绕过地上突起的花岗岩层，我听到前面不远处传来一声短促的吠叫声。走到路上后，一只黑白牧羊犬抬起头翘起尾巴，一脸提防地盯着我们。

狗又吠了一声，另一只黑白花纹的狗叫着冲出赤杨树丛，后面跟着一个缓步走来的高瘦人影，身上穿着棕色的狩猎用苏格兰披肩。

“伊恩！”

“詹米！”

詹米把母马缰绳扔给我，去迎接他的姐夫，两人在马路上开心得又是搂肩又是拍背。牧羊犬卸下了警戒心，围着两人嬉闹起来，摇着尾巴在一旁跑来跑去。

“我们以为你们最快明天才到呢！”伊恩瘦长淳朴的脸上满是笑容地说道。

“我们遇上了强风。克莱尔说的，我自己是不知道啦！”詹米解释完，回头笑着看我一眼，伊恩便上前握住我的手。

“好久不见，克莱尔。”伊恩郑重地向我致意，柔和的棕眼闪烁温暖的笑意。他轻吻了我的手指，我则紧紧握了他的手回应。

伊恩微笑着对我说道：“詹妮忙着打扫煮饭呢！为了让你们今晚有舒适的床，她把所有床垫都搬出来晒太阳了。”

“石楠丛里睡过三个晚上之后，只要能躺在地板上我就心满意足了。詹妮和孩子都好吗？”我问道。

“好！他们都好。詹妮又怀孕了，宝宝会在二月出生。”他说。

“又有了？”詹米和我异口同声地说道，惹得伊恩瘦削的脸颊一片红晕。

“老天，玛格还不满一岁啊！你不会节制一下吗？”詹米扬起一边眉毛消遣道。

“我？你觉得是我该负责吗？”伊恩不满地说。

“如果不是你该负责，那谁该负责？”詹米窃笑道。

伊恩脸更红了，衬托出他光滑的棕发。他说：“你明明知道我的意思。我和小詹米一起睡在矮床上两个月了，可是詹妮她……”

“你的意思是我姐姐很饥渴？”

“我是说，如果詹妮想什么，她就像她弟弟一样，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伊恩一边说，一边声东击西，灵巧地闪到詹米背后，往他肚子上攒了一拳。詹米弯腰大笑。

“还好我回来了，可以帮你管管她。”詹米说道。

“你行吗？我可要把所有佃农都叫来看喔！”伊恩显然不怎么相信詹米有此能耐。

“是不是丢了几只羊？”詹米轻松地换了话题，比了手势，领着几只狗，捡起伊恩落在地上的长杖。

伊恩点点头说道：“十五只母羊和一只公羊，是詹妮那群美利奴羊，为了它们的特级羊毛养的。那公羊真是只畜生，把门弄坏了。我以为它们会在麦田这里。”

“我们在上面也没看到。”我说。

“它们不会在那上面的，动物都不会越过那间小屋。”伊恩摇摇手表示。

“小屋？我没看到屋子啊！大人，我只看到一堆石头了。”菲格斯对这番客套寒暄不耐烦了，踢了马肚子骑到我旁边。

“小伙子，麦克纳布的房子就剩下那堆石头。我劝你最好不要一个人接近那里。”伊恩睨着菲格斯说道。他背对午后的阳光，身影一片黑暗。

尽管白天阳光温暖，我颈背的汗毛却竖了起来。罗纳德·麦克纳布是个佃农，一年前向守卫告发詹米藏身之处，他出卖詹米被人发现的那天就死了。我还记得他被拉里堡的人烧死，葬身在屋子的灰烬之中。刚刚走过时，那座壁炉石堆看起来还很正常，现在看来却像阴森的石冢。我吞了吞口水，努力咽下喉头涌出的苦味。

“麦克纳布？你是说罗纳德·麦克纳布？”詹米轻声说完，脸上瞬

间闪过警戒的表情。我曾告诉詹米麦克纳布告发他及其死亡的始末，但没有告诉他麦克纳布是怎么死的。

伊恩点点头：“没错，他死在这里。詹米，在英国人抓走你的那天晚上。大概是火星点燃了茅草屋顶，他又喝得太醉来不及逃出来。”他收起眼中原有的戏谑神态，直直看着詹米的眼睛。

“哦？他妻子和孩子呢？”詹米的表情和伊恩一样，不动声色，看起来莫测高深。

“都安全。玛丽·麦克纳布在家里的厨房帮忙，拉比在马厩工作。”伊恩不禁回头朝废墟的方向看了一眼。“麦克纳布太太有时候会来这里，这附近也只有她会过来。”

“麦克纳布太太爱他吗？”詹米转身面对小屋。我看不到他的脸，但他背部的线条看来有点紧绷。

伊恩耸耸肩。“我不觉得。罗纳德是个酒鬼，个性又凶狠恶毒，连他的母亲都不喜欢他。我想麦克纳布太太只是觉得她有责任为罗纳德的灵魂祈祷，这对他也好。”伊恩回应道。

詹米沉默了一会儿，仿佛在沉思，然后把缰绳抛甩到马脖子上，便往山上走去。

我唤着詹米，但他已经循着原路走向树林边的小空地。我把手上的缰绳交给菲格斯时，他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和马待在这儿，我跟他一起去。”我说道。伊恩想和我一起去，但默塔摇摇头制止了他，于是我独自跟着詹米走上山顶。

詹米像在攻顶，一鼓作气大步走着，我还没追上，他就走到了那片小空地。他在外墙边缘停下。小屋方形的地基依然隐约可见，比起一旁树荫下绿油油而茂盛的大麦田，覆盖地基的植物稍嫌稀疏。现场已经看不出火舌肆虐的痕迹，只有草堆中露出了几根焦黑的木头，旁边是洞开的石头壁炉，伏倒暴露着像一座墓碑。

詹米小心避开墙基边缘，沿着空地外围绕圈。他沿着石壁炉走了三

圈，逆时针左转、左转再左转，好扰乱废墟的邪灵。

我只能站在一旁观看。这件事詹米只能自己一个人面对，不过，我不会让他独自一个人。虽然他没有向我看过来，但很显然我守在一旁让他感到欣慰。

最后詹米停在倾倒的石堆边，郑重其事地把手放在石头上，然后闭上眼睛祈祷。接着，他弯腰捡起一块如他的拳头般大小的石头，肃穆地放在石堆上，似乎是想镇定无法安息的亡灵。他在胸前画了个十字，然后转过身，步伐坚定而从容地向我走来。

“别回头。”他平静地说道，便挽起我的手转身走回路上。

我没有回头。

詹米、菲格斯、默塔和伊恩，四个人一起带着狗去找羊，留我独自领一群马回家。我驯马的技术称不上熟练，但只要不出意外，我还是有办法领着马儿走上半英里路。

这次回到拉里堡和第一次非常不同。上一次詹米和我都在逃亡，我逃避未来，詹米逃避过去。那时在拉里堡的时光很快乐，但心底也战战兢兢，深怕行迹走漏或担心詹米被捕。如今，因为桑德林汉姆公爵的调解，詹米得以返家重掌自己继承的庄园，我也以合法妻子的身份，陪他回到家乡。

上次我们蓬头垢面、出其不意地出现，打乱了他们的家庭生活；这次我们不仅周到地事先通知，还从法国带了礼物回来。虽然我相信他们会热情接待，但仍不禁猜想伊恩和詹米的姐姐詹妮对我们返乡定居作何感想。毕竟，自从詹米父亲去世，詹米遭逢大难、流亡异乡开始，这几年都是伊恩和詹妮守着庄园。

我越过最后一座山丘，没有遇到什么意外，庄园的农舍和外屋就在脚下。第一朵乌云从天边卷来，石板屋顶的颜色暗了下来。突然间，我的母马又挣扎起来，前蹄腾空、后蹄猛蹬，我努力想拉住缰绳。

事出必有因，我看到屋角边冒出两团庞然大物，像沉重的云朵一路滚过来。“不！停下来！”我大叫着，但所有马匹都横冲直撞地狂奔，我也差点遭乱蹄碾碎。我想，要是我害得詹米新买的这群种马全都摔断腿，可真是隆重的返乡“大礼”了。

其中一朵云稍微升起，然后摊平在地上。詹妮从她扛着的羽绒床垫下探头，接着便一路跑来，黑色的髻发在空中飞扬。

她毫不迟疑地跳上最近一匹马的鞍上，使劲向下猛地一拉。

“停！”她大喊。那匹马显然受她的声音震慑，停了下来。我们接连呵斥，试图镇住其他马。此时，另一个女人和一个大约十岁的小男孩加入，熟练地帮忙安抚这些马匹。终于平静后，我才翻身下马。

我认出小男孩是拉比·麦克纳布，那么另一个女人应该就是他母亲玛丽·麦克纳布了。我们忙着安抚躁动不安的马群，捡起棉被和床垫。虽然来不及闲聊，但我还是找到机会搂住詹妮。她闻起来有肉桂、蜂蜜、劳动后清爽的汗味，并隐隐有股婴儿香，还有溢出奶汁、婴儿软便，以及清新滑嫩肌肤的纯净味道。

我们互相紧搂着，这让我想起上一次拥抱，是在漆黑夜里的森林中道别。当时我去找詹米，而她则赶回初生女儿身边。

“玛格好吗？”我们好不容易松开对方，我便开口问她。

詹妮做个鬼脸，苦笑中掺杂了引以为傲的表情。“她才刚学会走路，就快把屋子给掀了。”她往前看着空荡荡的道路，问道，“你们刚刚遇到伊恩了吗？”

“遇到了，詹米、默塔和菲格斯跟他一起去找羊了。”

她很快指了一下天空，说：“还好是他们去找，看起来随时都会下雨。让拉比照顾马吧！你来帮我搬床垫，不然今晚大家都要睡湿床垫了。”

我们一阵手忙脚乱，还好雨落下时，我和詹妮已经舒适地坐在客厅，打开我们从法国带来的包裹，同时赞美十个多月的小玛格长得聪慧健康、精力旺盛，还有双圆滚滚的蓝色眼睛和一头细短的草莓色头发。她的哥